

# 从“分析的观点”到“历史的观点”： 当代马克思道德理论解读方式的转变

曲红梅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西方学界对于马克思道德理论研究的主流是以“分析的观点”重新审视和框定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道德内容。一批亲欧陆哲学的学者认为“分析的观点”不能够理解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真实内涵,主张回到黑格尔哲学的框架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为我们从马克思自身的思想中寻求理解道德理论的方法论奠定了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历史的观点”,不仅可以消解所谓的“马克思道德悖论”,更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和伦理观。

**关键词:**分析的观点;黑格尔哲学;历史的观点

**中图分类号:**A8;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8)04-0072-08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以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分析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随着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日益强大,一股研究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热潮在西方学界涌起,正如肖恩·塞耶斯所说:“(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已经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主要讨论话题。”<sup>[1](P112)</sup>以“分析的观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与道德有关的话题作为西方学界占主流的一种方式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绩。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用孙正聿的说法是进入了“后教科书时代”<sup>[2]</sup>: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思考。学者们也进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或者说马克思关于道德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完全不同于“分析的观点”的方法论。我称之为“历史的观点”,并且这种“历史的观点”直接决定了人们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判断,也极为有力地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伦理

学的判定和理解,从而超越了西方学者以“分析的观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范式。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虽然不像此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样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学派,但他们也具备共同的特征:以分析的方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具体来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强调对概念的阐释和注释,注重句子含义和论证细节,关心意义的丰富性和明晰性。因此,他们都试图以一种非教条的态度解读马克思,挖掘马克思思想的源头,从而规范有关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读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首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一问题极为关注。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庞大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不同时期存在变化,“具有鲜明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有伦理

收稿日期:2018-06-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17JJD720002);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培育项目“生态伦理中国化研究”。

作者简介:曲红梅,女,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以及如果有,是什么样的伦理学”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论。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马克思的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显示了分析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表现出的细致入微。与此同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将此前以隐性的、模糊的状态存在的“马克思道德悖论”清晰地阐释出来,即:马克思早期思想中以人的类本质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与后来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的对立,马克思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与他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将道德判定为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阶级社会道德的批判与对“共产主义道德”作用的判定之间的矛盾[3](P90)。

其次,针对所谓的“马克思道德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解决方式。比如,卢克斯通过区分“法权(Recht)的道德”和“解放的道德”来解决“马克思道德悖论”:法权的道德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应该被抛弃的过时的东西,而解放的道德才是真正的应该被提倡的道德观点[4](P37)。另外,飞利浦·凯因通过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三个时期进行划分,说明“马克思道德悖论”可以解决;道格拉斯·凯尔纳的解决方法是区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解释和人道主义解释;阿尔文·古尔德纳提出了“两个马克思”的观点等等。<sup>①</sup>理解、分析和解决“马克思道德悖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大问题。

再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功利主义”这个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以及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被看作一个有价值的理论问题。但是,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深入仔细、丰富多元的解读中,马克思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关系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乔治·布伦克特有这样一个判断:“对马克思的功利主义解释在当今许多学者中间最为盛

行。”[5]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密切关注的相关问题包括:(1)尽管马克思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功利主义者,他也没有使用功利主义的语言,但他是否使用了和功利主义一样的论证方式?<sup>②</sup>(2)如果马克思连功利主义的论证方式也没有使用,那他是否做出了与功利主义一致的道德判断?<sup>③</sup>(3)即便马克思批判他的时代的功利主义并与其划清界限,我们可否在当代功利主义的视野内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并确认其功利主义的性质?(4)如果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不是一种功利主义,那它是否是一种后果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功利主义因素以及后果论的细致分析,并非无意义的假问题。这提醒我们需加深对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与当代伦理学关系的理解和研究。

最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还着重分析了马克思思想中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早期思想中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批判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不道德性与他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弃绝道德、并把道德贬斥为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一种冲突。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关于意识形态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还关联到其它一些问题:是否存在一个一般性、中性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概念中,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吗?是否存在超阶级的道德,它可以成为评价阶级社会的道德的标准吗?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的论述是否一致?罗德尼·佩弗和道格拉斯·凯尔纳都试图对马克思思想中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冲突给出自己的解决方式。在实现方式上,他们都不是放弃一个、保留另一个,而是要实现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和解<sup>④</sup>。这不仅涉及到马克思的理论是关于道德的批判性观点还是一种全新的道德理论的问题,也涉及到在马克思的立场和视角上如何审视当代伦理学的发展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和思考。

## —

虽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

<sup>①</sup> 参见 Philip Kain, *Marx and Eth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Douglas Kellner, “Marxism, Morality and Ideology” (From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ary, Vol. 7, 1981); Alvin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80).

<sup>②</sup> 参见 Derek Allen, “The Utilitarianism of Marx and Engel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10, No. 3, 1973.

<sup>③</sup> 参见 John McMurtry, *The Structure of Marx's World — vie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sup>④</sup> 参见[美]R. 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Douglas Kellner, “Marxism, Morality and Ide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ary, Vol. 7, 1981.

伦理学的过程中提出了非常尖锐而有价值的理论问题,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解马克思道德理论时表现出的片面性、肢解性和局部治疗,导致马克思道德理论核心精神的丧失。比如,德里克·艾伦等人在对待功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虽然显现出了对马克思文本的精细分析,但缺乏对整体马克思的一个宏观的把握以及对马克思所表达的时代精神的深切共鸣,无法从马克思著作的片段中理解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整体气质。再比如,在如何理解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上,佩弗把意识形态具体划分为十一种。这种清晰的划分让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论本身有了明确的认识,却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意识形态的真正内涵。

我们之所以得出上述判断,主要是根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两个特征。第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反黑格尔的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反辩证法的,是非历史的。G·A·科恩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新版“导言”中这样总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广义上是要反对“辩证思维”;在狭义上是要反对“整体性思维”。辩证方法因其模棱两可而无法与分析方法抗衡;而整体性思维又因其缺乏微观分析而遭到质疑<sup>[6]</sup>(Pxxii—xxiii)。科恩用一个比喻表达了他对人们可能的反驳的一种回应:如果在化学元素结构没有被揭开之前,你作为一个化学家声称自己是个整体主义者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在化学研究上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的今天,你还声称自己是一个整体主义的化学家,你就是蒙昧主义者了<sup>[6]</sup>(Pxxvi)。这种对整体性的批判与分析的方法所强调的“微观分析”直接指向的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和历史方法。塞耶斯就曾经指出,分析哲学长期敌视和漠视黑格尔思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更是没有讨论黑格尔哲学关注的那些主要话题,他们的观点“不仅是非历史的,实际上更是反历史的”<sup>[1]</sup>(P125)。

第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是以分析的方法“重建”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身缺乏有价值的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求助于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辩护;但在辩护的过程中,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某些论题无法经受分析方法的检验,它们就将被淘汰,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发展中被“重建”。也就是说,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中,“分析”是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是被分析的对象。正如科恩所言:

“在我们的著作中,受到质疑的总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分析,分析是用来质疑马克思主义的。”<sup>[6]</sup>(Pxxiv)

如果针对上述两个特征,我们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判断马克思道德理论性质的合法性有所怀疑,我们还需要回答和面对这样的问题:1. 分析的方法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有关道德的理论时为什么是不足的?2. 如果分析的方法不足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否要回到黑格尔那里去?从表面上看,上述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差别直接反映着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差别,或者说反映着观念论和经验主义的差别,两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分析哲学自20世纪兴盛以来就是针对黑格尔哲学的一种反应,具体来说,是针对黑格尔思想的一种批判。我们在摩尔、罗素等分析哲学家那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对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厌恶和蔑视。

但是,分析哲学在当代出现了一种向黑格尔回归的潮流,使得“要么分析哲学、要么黑格尔式”的选择变得暧昧含混,不禁让人展望这样一种哲学前景:我们是否可以在一种既包含分析哲学又包含黑格尔思想的哲学大同之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道德理论呢?以塞拉斯、布兰顿和麦克道尔等人为代表的“匹茨堡学派”比较旗帜鲜明地开启了分析哲学家对黑格尔思想的回归。这种回归一方面反映了早期分析哲学家对黑格尔思想的忽视和误解,以及通过英国黑格尔主义了解黑格尔思想这种间接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开始思考黑格尔思想中与分析哲学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尽管布兰顿和麦克道尔在理解黑格尔与分析哲学的关系上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但其中表现出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将分析哲学从康德阶段推向黑格尔阶段”<sup>[7]</sup>。

然而,在这种潮流和趋势中我们该如何看待分析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呢?分析哲学对黑格尔哲学重新感兴趣并不代表分析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或者说经验主义与观念论之间在哲学气质上的差别可以被忽略。毕竟,在分析哲学家们中间,愿意承认黑格尔哲学可以为分析哲学提供资源的人还是少数,而且以匹兹堡学派为代表的这些少数对黑格尔和分析哲学的关系也持有一种保守的态度: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成熟的分析哲学可以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解读,不用再像以往那样厌弃和远离它。这表明,分析哲学仍是以一种主导地位对待黑格尔哲学,就像分析哲学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一样,黑格尔思想

中与分析哲学格格不入的历史性仍然是要被忽略或排除掉的。汤姆·洛克莫尔就曾经指出,当代分析哲学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向黑格尔的回归是继摩尔对黑格尔哲学的误解之后的又一次误解,其根本原因在于分析哲学家们不具备历史头脑,始终忽略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维度[8]。乔治·麦卡锡也认为分析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差别在于历史性和社会性,他借用查尔斯·泰勒的看法表示这种关于社会思想的德国哲学传统(即黑格尔的传统)让英美哲学家理解起来非常困难[9](P164)。

根据上述讨论,分析哲学与德国观念论在哲学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的明显差异依然存在,我们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以分析哲学的方法处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中“去伪存真”,留下合适的、在分析哲学看来是合理的部分;要么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德国观念论的传统中,考察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及更早的哲学家们的思想继承。对于前一种道路,亲欧陆哲学的当代学者会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对马克思主义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和尊重,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贡献了相当多的思想和观点,但他们因为对历史的否认或者说缺乏历史性思维而不能展示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样貌。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无论想要挖掘马克思思想的原义还是彰显其现代价值,用分析的方法重构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一条合理的道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从另外一个立场和视角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提出了非常尖锐的质疑。在当代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不应该对这些质疑视而不见的。然而,他们对马克思道德理论性质的判断以及他们改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都没有保持马克思思想的完整性和特殊性,因而不仅是非历史的,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回归德国古典哲学的源流,在这种传统之中理解和解读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呢?

### 三

对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渊源的考察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课题,包括恩格斯、列宁、卢卡奇等人都对这一课题表现出了浓厚的理论兴趣。当代西方学术界也是如此,正如汤姆·罗克摩尔所言:“在 21 世纪的开端,对海德格尔的兴趣的消退和分析哲学的缓慢而持续的衰落,其他哲学主题和任务——包括德国古典观念论——开始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对黑格尔的兴趣在持续增长,谢林、

费希特乃至马克思都在这个变化中受惠。”[10](P8)当代学术界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关联的重新关注与上个世纪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相同,其是建立在反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因为后者的主要特征是以分析的方法取消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的方法的合法性。

在众多的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渊源的思想家中,加拿大学者大卫·麦克格雷格是一个典型。他提出,马克思的“革命实践”就是黑格尔的“理想性”。在麦克格雷格看来,黑格尔的思想和辩证方法立足于一个通过理想性或革命化的实践而形成的有关主体和客体知识的统一体;正是有意识的人类实践或者说理想性取消了主客观之间的对立[11](P236)。基于这种理解,麦克格雷格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非常适合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其中当然包括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观念和共产主义理论。因此,辩证逻辑就是一种基本的社会逻辑,是一种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思想重建。麦克格雷格甚至认为,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社会分析的逻辑含义,从而表达了他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而这种方式对当代的影响可能超过了马克思的《资本论》[11](P3)。在麦克格雷格看来,马克思和黑格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斗争的动态的理解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这种资产阶级财产关系是剥削性的,而这种财产关系必将随着无产阶级具有阶级意识的政治行动而被取代。总之,麦克格雷格相信,黑格尔在对现代德国社会问题的理解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深的程度,即使在马克思表示不同于黑格尔的地方,也体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继承,只不过这种继承没有得到马克思的直接确认;我们通过深入剖析马克思的理论内涵,还是可以发现二者的一致性的。

肖恩·塞耶斯则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联。他强调说,马克思以其历史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倡导社会主义,从而体现出他在道德理论方面的看法。但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来源于黑格尔的。塞耶斯认为,马克思在对人性的解释上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理论。在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理解中,存在一种争论: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是反对人性理论的,这直接体现了他的反人道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态度;另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必须存有关于人的类本质和永恒人性的理论。“人们认为只存在上述两种选择,并常常在两条死胡同里选择一条。”[1](P3)塞耶斯明确表示,这种关于马克思人性理论的极端对立立场,在分析的马

克思主义者那里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与此相反,塞耶斯提出:“马克思主义包含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的人性观。这种人性观反对从普遍人性中寻求启蒙方案,但也不是简单地质疑甚至否定人性的‘反人道主义’。”<sup>[1](P3)</sup>塞耶斯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人性论的继承集中表现在他的“类存在”概念中。“类存在”概念与黑格尔的“精神”概念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是通过“类存在”这个概念来阐述他对人性、人类劳动、异化以及人性复归等观点的。但马克思的这些哲学观点在他存世的著作中只有片段的表达,要想对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做出完善的解释必然要回到这些思想的源头——黑格尔那里。

美国学者乔治·麦卡锡则认为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是建立在一种基本的道德哲学的基础上——这种道德哲学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社会伦理思想。麦卡锡认为,马克思整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是立足于道德的。从《巴黎手稿》到《资本论》,不管他的方法是人类学的批判、内在批判还是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批判,马克思总是在伦理体系的立场上去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这是一种建立在康德和黑格尔伦理思想上的道德,他们共同的根源是古希腊和基督教传统。这样就可以证明,《资本论》既是一部经济学和社会学著作,也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其中表达的是一种建立在黑格尔伦理思想上的道德。在麦卡锡看来,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是马克思社会伦理的基础,这个概念融合了他的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而所有这些都得益于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存在于抽象权利、道德和伦理学(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等理论中的具体普遍的社会伦理。麦卡锡评论说:“黑格尔的道德哲学是从对康德的个人主义和抽象主义的批判发展而来的,而马克思的道德哲学是黑格尔的继续,不过是在一种批判的和物质的框架中而已。”<sup>[12]</sup>

上述几位哲学家都着力于强调马克思在道德理论上对黑格尔的继承,而这种继承则主要聚焦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正如麦金太尔所评价的,“黑格尔是第一个理解到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道德问题的著述家。”<sup>[13](P264)</sup>但是,在面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在道德理论上的关系时,我们需要澄清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到底不同在哪里。麦金太尔以一种间接的方式阐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他看来,黑格尔强调不存在永恒不变的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历史性的思路可以表明“哲学的

历史是哲学之中心所在”<sup>[13](P264-265)</sup>。黑格尔讨论道德的历史性的最终目的,是强调概念是以某种方式独立于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潮流的永恒实体,这与马克思强调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理解人的生存状态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在道德理论的关联上,上述哲学家还一致认为,马克思晚期在《资本论》中存在对黑格尔思想继承的回归。这一方面可能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想要纠正人们对待黑格尔思想的不公正的态度,另一方面因为马克思在晚期不断以道德话语提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就导致很多人相信,马克思一生的理论都和黑格尔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戴维·麦克莱伦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同辈们可能都不太能够理解黑格尔,但马克思本人却从未丧失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而且,很明显,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统一性问题与他对黑格尔的继承紧密关联。”<sup>[14](P215)</sup>

可以说,强调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来源的学者们有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或者马克思本人或者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真正理解和超越黑格尔。这是他们能够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如此强烈地批判黑格尔而他们更多地发现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根源的主要原因。然而,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更大程度上表现在他想要脱离原有的思想逻辑,展示一种不同的样貌,这也是马克思甚至不再愿意使用“哲学”这一名称来称呼他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主要原因。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就像马克思对不同时代的道德理论的评价一样,后者应该是对前者的扬弃或超越而不是完全跳脱。

在对待马克思的思想根源上,我们应该有明确的立场:揭示马克思思想的创新性和革命性以区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海德格尔说:“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是不可以改变世界的。”<sup>[15]</sup>如果从马克思对黑格尔乃至更多前人思想的批判性继承这一方面来看,海德格尔的说法并没有错(不过海德格尔是把马克思思想放在同黑格尔哲学具有同样形而上学性质的意义上才这样说的)。但从马克思在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思基础上开创了崭新的哲学路径和视野的意义上看,我们更可以说:“如果只有黑格尔,马克思也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sup>[16]</sup>对于马克思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作为新思想开启者的他。应该说,马克思哲学的出现,得益于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史乃至思想史。

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出现改变了历史,因为他所要做的并非在观念的历史中加进紧密贴合的一环,而是要改变人们看待历史和观念的方式。我们更应该关注马克思的与众不同之处,找到体现马克思思想创新性的地方,从而真正地维护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尊严。

因此,当代的马克思道德理论研究并非只有两条路:要么以分析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理顺和整全它的合理部分,使其看上去前后融贯,却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要么将马克思放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行列,标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黑格尔、康德的相似之处,貌似让马克思回归正统,实际上忽略了马克思的“标新立异”。我们还有第三条道路:以马克思的方式理解和判断马克思的伦理思想。

#### 四

“以马克思的方式理解和判断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涉及到两个极为关键的问题:1. 马克思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法论? 2. 马克思的新方法论优势在哪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地位和意义的理解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整体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金钥匙。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就马克思前后期思想转变的性质以及统一的可能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为我们在当代研究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维度进而判断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性质和方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比如,俞吾金将马克思思想的转变总结为“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转换为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徐长福以“人的价值本质与事实价值的辩证整合”来判断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转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队则提出“两条逻辑互相消长”的观点,强调对马克思思想的“复调式”解读<sup>①</sup>。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不仅有着庞大的队伍,也有着对马克思深沉的敬重和深刻的理解。当代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与人们开始重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密切相关。我们同样可以看出,这种研究上的进展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研究。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一套全新的不同于旧哲学的哲学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它就是作为生存

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新哲学观,这是在当代中国丰富而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获得的一种总结和提升。

马克思的新哲学观作为一种方法论可以被称为“历史的观点”,它的出发点就是追求着生存价值的“现实的人”。对于现实的人,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sup>[17]</sup>(P72)从现实的人出发,“历史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以往哲学的全新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首先,“现实的人”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人。对于马克思而言,对人的追问不在于理解黑格尔意义上的“人的意识”,也不在于理解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的类本质”,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历史中理解人的存在,也就是如何理解人的生存。其次,“现实的人”是在发展变化着的人。“现实的人”不仅在具体的条件下存在,还具有否定现存条件、进入新的特定条件的革命性。第三,“现实的人”是在社会中生存着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一定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中生存的。在这种联系中,人的生存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必然性与自由以及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从“现实的人”的生存出发,以全部历史的现实基础来解释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马克思的“历史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表明人的生存具有历史性,具体来说也就是生存的条件性、生成性和社会性。这样理解的人就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稳定与变动、保守与革命、受条件约束与超越条件、继承与发展是存在于“现实的人”身上永恒的变奏。

通过“历史的观点”,马克思找到了解决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矛盾的方法,也为我们展现了他哲学中全新的人道主义基础。马克思所表达的人道主义已不再关注“人的本质”的抽象和普遍的特征,而是关注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状态。这是一种在深刻认识了人的存在特征的基础上对人的生存利益和生存价值的关注、反思和追问,从而实现了对“人道的尺度”的认识上的飞跃,并同时摆脱了以科学理性设定“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的虚幻。在马克思看来,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自己的人道主义标准,不

<sup>①</sup> 参见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史评价优先”》(《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徐长福《人的价值本质与事实本质的辩证整合——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及其解释过程新探》(《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仰海锋《从“独白”式研究到“复调式”解读——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方法论思考》(《求索》1997年第6期)。

变的是,每一个人道主义标准都不能违背人的生存利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之所以是全新的就是因为人道主义在这里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对道德哲学的贡献就在于他开启了从社会历史的基础出发理解“人的本质”的先河。在这里,人类生活的人道尺度依然是马克思的关注点,却不再像《巴黎手稿》里那样立足于人的抽象本性(自由自觉的能动性)去解释共产主义理论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人道在这里表达的是人的生存之道,是有关人的生存状态的价值评判。

从“历史的观点”出发,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道德悖论”只存在于现代道德哲学框架之内;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人之为人的生活方式和相互关系,在其中,原有的道德概念都需要重新定义和理解,随之而来的将是所谓的“马克思的道德悖论”的瓦解。

我们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对传统人道主义的弃绝或者说对旧哲学的放弃以及他对崭新的哲学观和人道主义观念的建立,与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现道路上的选择是一致的。在早期阶段,除了我们熟知的《巴黎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论述以外,恩格斯在回答如何实现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问题时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们能够在实现社会关系变革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sup>[18](P625)</sup> 尽管恩格斯在1845年初所做的这个演说是针对于友好的资产阶级,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思想上发生根本转变之前都是根据人性、根据传统人道主义原则来阐发他们的世界观和革命观,因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他们看来是一条渐进的、和平的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这与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要求“立即的、全部的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论证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的理论与寻找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是自始至终的目标。青年马克思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得出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这样的立场决定共产主义只能渐进地实现,因为共产主义需要资本主义听从人道主义而逐渐发生转变,从而实现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和解放的理想的(合理的)社会;在成熟的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是通过社会规律证明的(即马克思发现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

学),共产主义社会为个人的独创和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解放是通过个人之间的联系达到了以下三个方面才得以实现的:经济前提(即生产力的发展)、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

与上述科学规律同时存在的是一种新的生存论哲学解释原则:即从人现实的生存活动中去解释一切。共产主义革命是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个人全面的发展是消灭私有制的前提,这不是两个问题,或者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人的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同一个事情。因此,那种所谓设定理想状态并通过思想转化来实现这种理想的方法是行不通的。马克思相信,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共产主义以及人的自由发展就是必然发生的革命性变革。共产主义的实现表达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其中体现出成熟的马克思哲学的两重性:历史的维度和人道的维度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中我们可以坦然面对人们对马克思思想中存在道德悖论的指责和人们对共产主义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嘲讽。

尽管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是马克思一生的努力,但马克思对这一追求的认识和实现这一追求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论题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都以萌芽的形态存在着,只不过不同阶段的论证方式不同、论证背后的哲学解释原则不同从而造成对问题理解上的根本不同。马克思虽然后来摆脱并批判了他在《巴黎手稿》中所受的费尔巴哈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从此不再考虑人道主义问题。相反,马克思是通过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实现了新的哲学解释原则,解决了人道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矛盾;或者说,马克思发展了一种蕴涵着人道维度的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又或者,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新人道主义。“历史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原则,更是他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力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则。

总之,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所阐发的思想不仅是他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更是他具体剖析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则。“历史的观点”既是一种马克思用来理解和批判他人观点的方法,也是一种别人可以用来阅读他的著作、评价他的思想的方法。这种方法因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关注而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生命

力。具有这样一种哲学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在马克思那里已经足够了,毕竟他的人生目标和价值理想不是像康德或黑格尔那样建立严密的哲学体系,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或许可以针对马克思关于道德评价做出推论,提出马克思道德理论所具备的某种性质;也可以不必这样做,因为前者常常会一不小心又把马克思拖入传统哲学的浑水之中,让我们无法看清马克思思想的真实价值。

参考文献:

- [1] Sean Sayers. *Marxism and Human Na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2] 孙正聿.《哲学通论》与当代中国哲学[J]. 现代哲学, 2004, (1).
- [3] 曲红梅. 马克思主义、道德和历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4] [美]史蒂文·卢克斯.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M]. 袁聚录, 等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 [5] George Brenkert. *Marx's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J].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ary*, 1981, (7).
- [6]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7] 陈亚军. 值得关注的匹兹堡学派[N]. 中国社会科学

报, 2012-02-13(B01).

- [8] [美]洛克莫尔. 分析哲学和向黑格尔的回归(续)[J]. 世界哲学, 2006, (2).
- [9] [美]乔治·麦卡锡. 马克思与古人[M]. 刘森林编. 王文扬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10] [美]汤姆·罗克摩尔. 黑格尔: 之前和之后[M]. 柯小刚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1] David MacGregor. *The Communist Ideal in Hegel and Marx*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 [12] George McCarthy. *Marx's Social Ethics and the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Morality*[J].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1985, (3).
- [13]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伦理学简史[M]. 龚群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4] David McLellan. *Marx before Marxism*[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70.
- [15] [法]F·费迪耶, 丁耘摘.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 哲学译丛, 2001, (3).
- [16] 王金林. 历史生产与虚无主义的极致——评后期海德格尔论马克思[J]. 哲学研究, 2007, (12).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责任编辑: 赵 昆

## From the Logic Point of View to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he Contemporary Change in Interpreting Marx's Moral Theory

QU Hong-mei

(Center for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mainstream in research of Marx's moral theory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world is to reconsider and regulate the moral content in Marx's writings from the logic point of view. Some scholars who prefer German philosophy insist that the logic point of view is not able to reveal the real meaning of Marx's ethical thought, an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go back to Hegelian philosophy to reconstruct Marx's moral theory. With the abundant research production in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recently, we can find a more reasonable way of understanding Marx's moral theory. It is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which can solve the paradox in Marx's moral theory and give us a new viewpoint on both philosophy and ethics.

**Key words:** the logic point of view; Hegelian philosophy,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